



海洋节炬光大游行 天国乐团赢赞誉

【明慧网】第六十二届“海洋节炬光游行”（Seafair Torchlight Parade）于二零一一年七月三十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二点五英里的大道上举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在第四大街十一万观众的欢呼声中走来，向沿途和电视机前的几十万观众展现了法轮大法的洪势和美好。

这一百零八位分别来自旧金山、温哥华和西雅图的天国乐团成员，身着蓝白相间的古代服饰，吹奏着“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等曲目，布列方阵，声势浩大，庄严殊胜。

海洋节的炬光游行，是全美十大游行之一。每年都会有数十万的观众现场观看。当天国乐团出现在

电视屏幕上，电视评论员向观众介绍说，这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他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军乐队。身着传统服饰，很好看！两边的观众也是赞不绝口。

其中，香港华人洪（Hong）和妻子站在街边观看了整个游行后很兴奋，他们表示很喜欢天国乐团。刚从加州搬来西雅图五个月的拉兹瑞塔（Lazarita）女士是第一次带着孩子来观看炬光游行。她表示，天国乐团棒极了！她的孩子迈克（Mike）还学着样子自己在路上吹奏。

行人中有很多人打着闪光灯拍照。一个叫明明的华人孩子说：“我最喜欢天国乐团！因为他们的音乐非常好听！他们每个人都很认真！”◇

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古城普罗夫迪夫（Plovdiv）和首都索菲亚（Sofia）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十二年的残酷迫害。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到傍晚七点，学员们在普罗夫迪夫市中心展开活动，有的发传单，向民众讲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有的做法功演示。

七月二十四日，学员上午在索菲亚的一个公园里面集体学法，读《转法轮》，下午先去中使馆前抗议中共迫害，然后再去市中心向民众讲真相。很多市民都对法轮功表示支持。◇

香港集会游行各界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及支持团体举行各界声援法轮功反迫害十二年集会游行，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并声援九千九百万中华儿女退出中共组织。多位议员及知名人士在会上发言，谴责中共恶党的残酷迫害，并表明坚信正义必胜，呼吁各界携手制止迫害。

下午二时，反迫害游行开始，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领头及旗鼓队、腰鼓队助威下走过繁华的市区。整齐的游行队伍拿着各式幡旗横幅，走过了九龙市区的主要道路，沿途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纷纷用手机、相机、摄录机拍下壮观的场面。有游客表示，一定会把这幕大陆看不到的画面带回大陆，让朋友们私下流传。有游客激动地叫道：“法轮功游行”、“香港自由啊”、“你看警察还帮他们开路”，纷纷互相谈论。

来香港所见所闻促使他反思中共带给中国人民什么？“我出来以后就在想，我们平时接受的教育和一切是不是都是假的？”他一步步反思道：“我们政府总是在把党和政府挂在一起，觉得我们反党是反政府，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反党不是不爱国，其实我们反党更能代表我们爱国，因为党不能给我们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更加廉洁的政府。”

他很庆幸来到香港，有机会了解真相，但最痛心的是还有很多大陆人被蒙在鼓里，他说：“这反映了中共愚民教育多么的‘深入人心’！”



【明慧网】我叫孙桂芝，今年七

东港孙桂芝老人自述被迫害经历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被他们非法关押半个月。

十一岁。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因病缠身、无药医治而走入大法修炼的。两个孩子刚几岁的时候，我丈夫在海上观察站工作，一次在去观察站值班的途中遇难。我孤零零一人拖着两个孩子。生活的艰难，精神上的打击，使我身体的承受已经到了极限。我带着两个孩子，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几乎浑身都是病。学法前，有脑供血不足、偏头痛、坐骨神经痛、末梢神经炎、白内障、皮肤过敏症、风湿症、类风湿、腰间盘托出、腰肌劳损、肩周炎、附件炎、气管炎、肾炎、胆囊炎、胃炎等。脑袋上的病造成我长期记忆不清，反应迟钝，语言障碍。剧烈疼痛时，真是生不如死。腰腿疼病严重时，我走路都得拄着棍子走路。总之，我这条命一直在同疾病抗争着。

可是，从我捧起宝书《转法轮》那一刻起，我多年的眼痛病就立刻消失了。随着学法、炼功、修心，我身上这十几种顽固疾病不翼而飞，无病一身轻。大法使我绝处逢生，我心中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对大法师父的无限感恩。亲戚、邻居、朋友中的许多人也因为我身体的巨大变化而走进大法修炼中。

一、我第一次被绑架 被关押在东港看守所

一九九九年八月底，被北京市（距离北京天安门三十公里左右）的某公安派出所绑架。他们将我们遣返东港。中途他们将我关押在锦州市的一个看守所。第二天又两辆警车将我押送到东港市公安局劫持关进东港看守所。回东港后，东港市公安局局长宋小河与下属新兴区公安分局指导员到看守所逼我们放弃修炼，公安局长宋小河要我交出大法书籍和我的身份证，我当然不能给他们。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们多次去提审我，软硬兼施，逼着我放弃修炼，每次都遭到我的拒绝。九月初，他们就把我们又劫持到丹东白房子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期间，他们还继续逼我们“转化”，我都不顺从他们。十月初，他们又将我转押东港拘留所，在东港拘留所，我被他们关押半个月后放回家。

二、我第二次被绑架到东港看守所和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春天，我家所在的新兴区公安分局、东港市公安局和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国海北局都把我作为他们迫害的重点对象，多次对我进行骚扰。东港市公安局以王润龙和王远军为首的几名恶警到我家里来抄家。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七日，我给我原单位国海北局的办公室主任孙某某讲真相，被他构陷，恶意举报到东港市公安局。当时的政保科副科长王远军手里拿着我给这个领导的真相传单到我家，将我骗出家门，用警车将我送进东港看守所。我被关押三个月。

到十二月中旬，王远军等人又把我从看守所绑架到了洗脑班，在洗脑班里，被他们用捏造的各种谎言和伪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傅怡彬杀人案”来蒙骗法轮功学员。他们逼我“转化”，遭我拒绝，就威胁我说，“警车就在院里，送你去劳教。”我心不动。他们又逼着被他们欺骗而邪悟的法轮功学员来做我工作，逼我看

三、我第三次被绑架非法劳教三年 送马三家劳教所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和一名同修去贴不干胶真相标语被恶人构陷举报，被东港市大东镇向阳派出所两名恶警绑架。恶警将我俩推进警车，关进东港看守所。在那里，他们不让我炼功，我的身体出现不好的状态。我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就开始炼功。有一天，我在监号里炼功时，被看守所的牛所长看见了，他叫看守所的恶警把我双手铐在铁窗户上，中午不给我饭吃。我和同修绝食抗议他们的迫害，我十几天滴水未进。当时我的身体状况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港市公安局将我非法劳教三年，由看守所的牛所长和另外两名恶警（年轻的，一男一女），将生命垂危的我强行抬上了警车，送往马三家劳教所。

我被拉到医院体检，医生检查我当时的病情很危险，肾衰竭很严重。因我病情太重，劳教所拒收。他们又把我拉回东港。拉回后，也不放我回家，把我又送进东港拘留所。第二天才将我放回家。在我被非法劳教这三年，我所在单位国海北局将我的退休金也给停发了。

四、疯狂的骚扰使我被迫三次流离失所

我多次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的家人也遭他们迫害。我在东港三中工作的小儿子，当时的新兴区区委、主管迫害法轮功的于丰年经常骚扰我儿子。我儿子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公安局、街道的人也经常找我儿子麻烦。每到恶党的什么日子，他们都要到我家来骚扰我，要抓捕我，家里家外不得安宁。

二零零一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东港恶党第一次办洗脑班，他们要送我去洗脑班，我被迫带着我的小孙子离家（我孙子没有人看护），到外边住了一个多星期。

二零零二年七月，他们又来骚扰，我怕连累家人，被迫流离失所。我流离失所期间，派出所到处查找我。后来，他们找到了我临时住的地方。有一天，一辆警车开到我住处附近，从车里边下来几个恶警，他们告诉我的房东说，要到我的住处来绑架我。房东说：“那老太太病倒在床上，病得都不吃不喝了，你们还找她干什么？”恶警听后把车开走了。一直到秋天的时候，我在外边已经漂流了一百多天了。我儿子找到了我的住处。两个儿子看我被折磨成那样，又没人照顾，商量着把我接回了家。

可是，回家没呆上几天，我家楼下又来了一辆警车，三个恶警上楼敲门，要来绑架我。我不开门，他们就撬门。门没撬开，就到我儿子单位东港三中找我儿子，叫我儿子回来开门。就在他们离开我家的功夫，我趁机离开了家，我又被迫流离失所。

他们这次绑架没有得逞，当地派出所的恶警又来我家骚扰，我儿子痛斥他们说：“我妈这么大岁数，自己一个人在外漂流，病在外边。我们好不容易把她接回了家，你们又给逼走了。”恶警灰溜溜的走了。直到二零零二年十月，我才回到家里。